

北大
文
系

管寿义

著

北大
文
系
十
年

(续)

北
京
大
學

管壽義 著

十
年
寒
窗

(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大荒十年：续 / 管寿义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ISBN 978 - 7 - 208 - 13445 - 4

I. ①北… II. ①管…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82631 号

责任编辑 汪 娜

封面设计 赵 斌 郭晓成 夏 芳

照片提供 柴三胜

书名题字 薄仲元

北大荒十年(续)

管寿义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16.75 插页 5 字数 265,000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8 - 13445 - 4/I • 1463

定价 45.00 元

往事去哪儿啦？

——闻管寿义将出《北大荒十年》续有感

范国伟

往事去哪儿啦？知青聚会已经不再热衷于谈论四、五十年前下乡的往事了，而是谈养生、谈微信、谈孙辈、谈旅游、谈广场舞……然而，往事真的像轻烟般消散了吗？还是存在大脑的某个角落找不回来了？

近日，得知管寿义要出版《北大荒十年》续集的消息，他给我发来了目录和全书的电子文档。

作者不避琐细仍在叨咕“犄角旮旯针头线脑”的“陈芝麻烂谷子”，把我们常人忘却了的茎茎襻襻描绘得纤毫毕现、栩栩如生！这个具有浪漫情怀的老男孩搜索枯肠不停地写，似乎在与人们的遗忘作斗争；似乎在为知青这段行将湮灭的历史痛心疾首……

在续集里，他一以贯之地不作无谓地争执，没有虚妄唬人的假模假事，没有那些可笑的蛛丝般的政治说教，而是从容地历数每一细节的前尘往事，把那段不该遗忘湮灭的历史激活，把我们脑海中只留一抹淡痕的往事一再擦亮，让它永久呈现时间的积淀、生活本身的光泽。

最近读到一篇科技文摘说：帮助恢复记忆的重要办法就是把当事者再次带回到记忆产生时的环境，为大脑提供检索记忆的线索。管寿义的短文会引导人们向着记忆的深处打捞，将被各种原因遮蔽的丢失的往事重新找回来。

它真是一把提取记忆的钥匙。我，包括许多网友极力赞成出《北大荒十年》续集。

《北大荒十年》续集回忆的是过去，落脚点却常常是今日的现实，他引领我们回到布满历史痕迹的下乡之路，指点一草一木，一鞋一衫，一粥一饭，用文字还原当时的真情真相，挖掘出针头线脑的内涵神韵。你会发现，陈芝麻烂谷子竟然也能呈现出鲜活的姿态，这如何不使人欣喜呢！不仅如此，他还常常从这些凝固的岁月画面中置换出今日的感悟，出其不意的，让我们领受到那种历经沧桑后的淡然，花甲之年的宠辱不惊，等等。而这些感受是我们许多知青内心皆有，却不曾

表达过的！

很多网友都喜欢《北大荒十年》及续集所展示的境界：淡泊的心境和气度。

2012年，《北大荒十年》出版发行时，管寿义对我说：这本书不但是给广大知青的，也是留给他当年出生的孙子的遗产，让祖辈知青的往事植入孙辈的脑海心田。管寿义的想法，简单而又艰难。我很感慨、感动。我明白，他是在用自己的文字保护知青历史残破的遗迹，他是在竭尽自己所能地延续知青历史的文脉。

近来，网上热传同样“具有浪漫情怀的老男孩——廖厂长”的感人事迹，与此同时，一个与他相关的感言也不胫而走：“当我们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我们依旧能够热爱它”。我想借用一下此话把它送给《北大荒十年》续集。

2015年2月23日

范国伟，上海知青，高中老三届，原黑龙江省北安县引龙河农场第一中学教师。

青春的记忆

陈建明

年纪大了，昨天的事情已经记不住，但几十年前一些已经模糊的往事，却在管寿义的这本书里一一清晰起来。只要你是一名北大荒知青，读书中任何一个故事，都会引起你的共鸣。这既是文字的力量，更是故事本身的力量。

知青的故事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再有个十年二十年，这一代人都将陆续告别这个世界，但是这些故事会留传下来，留给后人，留给世界。人可以灰飞烟灭，故事不会湮灭、历史不会湮灭，管寿义就是这段历史的笔述者。当然，还有很多人，也在口述、笔述着这段历史。且不说以往几十年间问世的知青小说、知青电视剧，一次次叩击着一代知青的心扉，就说这些年，随着网络的兴起，记录知青历史的博客层出不穷，有的光一个农场就有上百个知青博客。这些以民间身份记录历史的，或许会被认为是野史而不被认同，但成百上千甚至上万的野史共同的记录，不就是一部正史吗？我相信，这些博客上的文字，一定会成为历史档案的一部分，今后的历史学家一定会从这些博文中寻找故事、寻找真相。尽管，这些博文并没有集结成册。

然而，管寿义这 200 多篇博文已经集结成册付梓出版，这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我与管寿义虽然都是上海知青，都在黑龙江下乡，但以前素不相识从无交往，是通过博客才相互认识逐渐熟悉。与他交往缘于以下几点：其一，他所下乡的引龙河农场与我下乡的北安农场，同属黑河地区，同在一条铁路线上，我在二井，他在龙镇（龙镇是当时中国铁路线北方的终点），在地理上有亲近感；其二，引龙河农场与北安农场有很多上海虹口区下乡的知青，其中很多相互间是同学、邻居，亲近感又添一层；其三，也是最主要的，是他的博文吸引了我。很多人关注、浏览他的博客，也是基于这一点。

读过管寿义博文的人，都会有一种感觉，那就是轻松、诙谐，笑中带泪、令人回味。这些年，看过很多知青回忆文章，大多都有一个特点，都想展示时代的背景，写出历史的沉重、诉说人生的沧桑。当然，有能力这样写出来不是坏事，但迄今为止似乎还没有人能自如驾驭这样的题材，管寿义当然也不能。但管寿义独

辟蹊径，以北大荒十年的经历，从衣食住行、吃喝玩乐到春播夏种、秋收冬藏，一件件一桩桩娓娓道来。所有短文长则千余字短则数百字，以寥寥数语写一事一景。所记之事并非惊天动地，用他本人的话，都是些“犄角旮旯针头线脑”的小事。正是这些小事，是每个知青都会遇到的，大家与之产生共鸣也就不奇怪了。

其实，最能反映这些短文特色的，还不是所记录的这些事情，而是管寿义所用的语言文字，他是用纯粹的东北方言来写这些故事，这使得他的文字别具风格。可以这么说，即便是纯正东北人，也未必能用这么多的东北方言来写作，何况他还是个纯正的上海人。作为在北大荒十年的知青，曾经与这些方言朝夕相伴，回城三十多年，渐渐淡出生活，如果不是在管寿义的文章中重温这些“词儿”，还真把它忘了。这些“词儿”，在他的文章里信手拈来、平淡流出，很多北方荒友都惊叹，一个上海知青怎么会对这些语言如此娴熟？我认为，首先，当然是十年的北大荒岁月刻骨铭心，管寿义有一本专门记录东北方言的小册子，据说从下乡那时就开始留意收集了；其次，是他的写作态度。这些方言毕竟是口头语言，要转换成书面语言并不能胡编乱造。管寿义曾对我说，为了保证准确性，有很多“词儿”他都打电话到农场找当地老乡证实。

这些年来，地不分南北，人不分男女，到处都有层出不穷花样翻新的知青聚会活动，是什么动力让这些花甲之年的知青乐此不疲？管寿义在其一篇博文中这样一段话，或许可以表达许多知青的心情：一别农场，倏忽三十载有余。当年知青，两鬓染霜，发落齿摇，花甲老人矣！或在位，或返聘，或退休，然对关外之大荒，魂牵梦萦，一往情深，年代愈久，思之愈烈。肥沃黑土，有我汗水泪水；那山那水，常入梦中。

一代知青，用他们的青春写就了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国的一段历史，当他们渐渐老去，心中所念仍是那段岁月、那片土地，这是多么纯洁的感情！感谢管寿义先生，为百余万上海知青留下了值得回味的文字。

2012年10月20日

陈建明，上海知青，原上海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夜间新闻主编。

目 录

| | |
|---------------|---|
| 往事去哪儿啦？ | 1 |
| 青春的记忆..... | 1 |

有过多少往事，仿佛就在昨天

| | |
|---------------------|----|
| 黑龙江省北安县引龙河农场..... | 2 |
| 黑龙江省北安市 419 信箱..... | 3 |
| 一同下乡的兄弟姊妹..... | 5 |
| 钥匙圈上的挂件..... | 7 |
| 分场的 LOGO | 9 |
| 分场的蹦蹦车 | 11 |
| 皮帽子上的像章 | 13 |
| 箱子 | 15 |
| 热水瓶 | 17 |
| 草帽 | 19 |
| 波棱盖儿上的“炕桌” | 21 |
| 背包带 | 22 |
| 毛巾 | 24 |
| “毛巾被头” | 26 |
| 包裹 | 27 |
| 旅行小剪刀 | 29 |
| 电棒 | 31 |
| 从“吃死伙”到“买饭菜票” | 33 |
| 吃土豆不去土豆皮儿 | 35 |
| 土豆烧牛肉 | 37 |
| 小卖部的罐头 | 39 |
| 农场的作息 | 41 |

| | |
|---------------|-----|
| 抢场 | 43 |
| 场院上的“撮子”及其他 | 45 |
| 分场的匣子 | 47 |
| 农田鞋 | 49 |
| 眼镜、风镜和墨镜 | 51 |
| 割“茆” | 53 |
| “草爬子” | 55 |
| 分场的“月薪日计” | 57 |
| “一千米一块钱！” | 59 |
| 搓苞米 | 61 |
| 夜班饭 | 62 |
| 粮票与布票 | 64 |
| 我的劳防用品 | 66 |
| 马年趣说马 | 68 |
| 豆饼、麦麸子、搅料棍 | 70 |
| 挂掌 | 72 |
| 拴马扣 | 73 |
| 车老板子与跟车 | 75 |
| 马车遭遇“打误” | 77 |
| 两个萝卜一个坑 | 79 |
| 《红旗》杂志与《参考消息》 | 81 |
| 我与笔记本 | 82 |
| 房山头的黑板报 | 84 |
| 俺在连队讲《水浒》 | 86 |
| 农场也有自留地 | 88 |
| 分场的烘炉 | 89 |
| 农场的另外两个“号” | 90 |
| 北大荒的雪 | 91 |
| 上山砍柴与“森林警察” | 93 |
| 当年俺们真扛造 | 95 |
| 御寒取暖有招数 | 96 |
| 耳包、护鼻及其他 | 98 |
| 大食堂里的“踢踏舞” | 100 |
| 分场的凳子 | 102 |

| | |
|----------------|-----|
| 折子戏 | 104 |
| 通宵看电影 | 106 |
| “让列宁同志先走!” | 108 |
| “顺善是个很不错的姑娘……” | 110 |
| 去北安挂长途电话 | 112 |
| 去德都县城拉粮 | 114 |
| 献血记(上) | 118 |
| 献血记(下) | 120 |
| 魔幻般的拖拉机驾驶楼 | 122 |
| 采山参 挖黄芪 | 124 |
| “鬼打墙” | 126 |
| 抓阄儿 | 128 |
| 挑水 | 130 |
| “三一三十一” | 132 |
| “工商界巨头” | 134 |
| “谁输谁蹲着!” | 136 |
| 墩了红雨哥的屁股墩儿 | 138 |
| 农场的“世界杯” | 140 |
| 北大荒知青都抽啥烟 | 142 |
| “先胖不算胖,后胖压坍炕” | 144 |
| 罗圈腿与大骨节病 | 145 |
| 那一年的九月 | 147 |
| “你办事,我放心!” | 149 |
| 我住过的知青集体宿舍 | 150 |
| 听了一整天“二泉映月” | 152 |
| 不该寄回家的包裹 | 154 |
| 红袖箍 | 155 |
| “集合!”“解散!” | 157 |
| 劳改犯的衣食与工作量 | 159 |
| “大劳改”与“农工” | 160 |
| 趣说黑龙江之“黑” | 162 |

往 事 拾 趣

| | |
|-------------------|-----|
| “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 | 164 |
| 糊弄 | 165 |
| “没完” | 167 |
| “咱俩谁和谁啊” | 169 |
| 饶有兴味的不同叫法 | 171 |
| 是“免贵”还是姓江？ | 173 |
| “解渴” | 175 |
| “有嘛事儿你说”、“有啥事儿吱声” | 176 |
| “五脊六兽”及其他 | 177 |

当 年 人 物

| | |
|----------|-----|
| 老闵头 | 180 |
| 连长赵明贵 | 182 |
| 老张头轶事 | 184 |
| 于荣其人 | 186 |
| 王明看场院 | 187 |
| 韩大馃子印象 | 189 |
| 大老杨趣事儿 | 191 |
| “麻”俪钩 | 193 |
| “橡皮脸” | 195 |
| 马车老板子老赵头 | 197 |

人 在 旅 途

| | |
|-------------|-----|
| 走南闯北学地理 | 200 |
| 列车的车次 | 203 |
| 坐长途火车挺遭罪 | 206 |
| 列车上的餐车与盒饭 | 208 |
| 月台上的流动售货车 | 210 |
| 长春至哈尔滨的几个站名 | 212 |
| 东北的站前饭店 | 214 |
| 在天津西站“倒车” | 215 |
| 旅行袋、马桶包、网线袋 | 217 |

| | |
|-----------------|-----|
| 采购与捎带..... | 219 |
| 走海路至大连回北大荒..... | 221 |

东北的风土人情

| | |
|--------------------|-----|
| 东北话拾零..... | 228 |
| 东北人的说话..... | 230 |
| “王哥”、“李姐”及其他 | 231 |
| 李、大李、大老李和老李头..... | 232 |
| 北大荒的“红二团”..... | 234 |
| 旧报纸糊内墙..... | 236 |
| 东北的菜窖..... | 238 |
| 东北菜的量..... | 240 |
| 东北的篮球..... | 242 |
| 农场的“网络”..... | 244 |
| 北大荒的“盲流”..... | 246 |

跋

| | |
|-----------------|-----|
| 写在开博 500 天..... | 250 |
| 我的心内充满感激..... | 252 |
| 读《北大荒十年》..... | 253 |

有过多少往事，仿佛就在昨天

黑龙江省北安县引龙河农场

引龙河农场

黑龙江省农场总局系统国营农场，隶属北安农场管理局。位于德都县（今五大连池市）县境中部，场部距德都县城 70 公里。

引龙河农场建于 1955 年，因其地居引龙河附近而得名。原为劳改农场，隶属黑龙江省公安厅管辖。1958 年并入龙镇农场，1963 年又分出重建引龙河农场。1968 年下放给德都县（1996 年撤县建市）管辖，1972 年收归省国营农场管理局管理，隶属黑河分局。1976 年 2 月，划归省农场总局管理，隶属北安农场管理局。1984 年划归省司法厅劳改局管理，1985 年复归省国营农场总局，仍隶属北安农场管理局。

引龙河农场地处小兴安岭南缘丘陵地带，地形起伏多变，河流、荒沟纵横交错。全场土地面积 84.4 万亩，其中耕地面积 29.6 万亩，牧地 6.4 万亩，林地面积 7.4 万亩。农业生产主要种植小麦、大豆。1992 年粮食总产量 2.93 万吨。畜牧业主要饲养黄牛、马、羊等。人工造林 4.5 万亩。场办工业有粮油加工、机械、木材加工等。1992 年末全场总人口 1.2 万人。场部所在地已成为拥有约五千人的农垦小镇。

引龙河

嫩江东岸二级支流，位于德都县中部，发源于小兴安岭西侧，东北—西南走向，流经龙门、襄河、引龙河等农场，在大连陆军学校农场东南注入讷漠尔河。全长 79 公里，河宽 3—13 米，水深约 0.7 米。

山溪性河流。每年 11 月上旬至次年 4 月中旬为结冰期。

流域面积 1186 平方公里。流域为农垦区，分布有多座大型国营农场。

黑龙江省北安市 419 信箱

查《新华汉语词典》“信箱”条目——

“1. 邮局设置的供人投寄信件的箱子。

2. 设在邮局内供人租来收信、编有号码的箱子，叫做邮政专用信箱。有时候某号信箱只是某机构或某收信人的代号。”

“信箱”，当它“有时候某号信箱只是某机构或某收信人的代号”的时候，往往意味着秘密，意味着神秘。

引龙河农场建于 1955 年，原为劳改农场，隶属黑龙江省公安厅管辖。我们下乡的头两年，劳改犯还在，分场的“大院”墙外是壕沟，墙上架着铁丝网，墙内是服刑犯人的监舍，墙角是高高的瞭望岗楼，解放军战士 24 小时荷枪实弹，一有风吹草动，警告无效即可立马开枪——如果有人不知“监狱”为何物，只消领他一看“大院”就明白了。出于保密的需要，农场对外称“黑龙江省地方国营引龙河农场”，通信时启用“419”信箱。“419”信箱，最符合“有时候某号信箱只是某机构或某收信人的代号”这个特征。服刑犯人也可以通信，但必须遵守两条：一、地址使用劳改农场引龙河的“代号”——419；二、来往信件必须通过管教干部审查：寄信由管教干部审阅后封口寄出，来信由管教干部拆封审阅后交服刑犯人。

知青通信既可以写农场名称，也可以使用“代号”。从我保存的下乡期间收到的几百封信件看，大致有如下几种地址写法：

1. 黑龙江省北安市(县)引龙河农场六分场；

2. 黑龙江省德都县引龙河农场六分场(1968 年引龙河农场曾下放给德都县管辖)；

3. 黑龙江省北安市(县)419 信箱 6 分箱；

4. 黑龙江省北安市(县)419×6 信箱；

5. 黑龙江省 419×6 信箱。

最普通的是第 1 类、第 2 类；最实用的是第 3 类、第 4 类，信息准确无误，方便邮递人员快速分拣信件；最牛的是第 5 类，只有省名，外加一个信箱号。

我有几十封来信的信皮是牛皮纸的，信封比通常的宽一些、长一截，右上角

印着“秘密”或“机密”二字，下面印着某单位，加上寄往“黑龙江省北安市 419×6 信箱”，每次收到这封信，都能让我小不溜的“牛”一把，年轻人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

下乡初期我寄出的信件落款地址都是第 1、第 2 类，后来使用最多的则是第 4 类，我觉得第 4 类比第 5 类更靠谱一些，虽然加了“北安市(县)”，但方位准确，不易被误投，却依然不改云山雾罩，高深莫测，就好像是从军事单位、原子弹试验场一类的地方发出的，保密性强，阶级敌人捉摸不透这“419”到底是干啥的，让他们绞尽脑汁瞎琢磨去吧！

一同下乡的兄弟姊妹

当年全国上山下乡的知青一共有多少？有说约1800万的，有说约2000万的，还有说超过了2000万的，至今没有给出一个权威准确的说法。但有一条，上山下乡涉及了千家万户，这是不容置疑的。有的家庭甚至有三四个孩子上山下乡的，一个黑龙江，一个云南，一个安徽淮北，羽翼未丰，扑啦啦地全都飞向了天南地北。

上山下乡是大势所趋，出于相互有个照应的考虑，不少家长只得让自己的孩子去了共同的地方。在我们分场的上海、天津、哈尔滨七八百号知青中，既有亲兄弟、亲姐妹、亲兄妹、亲姐弟联袂而来的，也有堂（表）兄弟、堂（表）姐妹、堂（表）兄妹、堂（表）姐弟共赴边疆的。我知道最多的堂（表）兄弟姐妹有三个，不知是否还有四个、五个或者更多的？除此以外，还有曲里拐弯、沾亲带故的，有的还不是一个辈分：虽然两人岁数只差两三岁，但其中一个可能是叔叔、姑姑、舅舅、阿姨辈的，也一起接受再教育来了。“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亲（堂、表）兄弟姐妹在一起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男的通常有的是力气，担水劈柴不在话下，女的缝补浆洗，钉个扣子，做个被子也是手拿把掐。如果共同下地，一准是男的干完了自己的活帮女的，忙着接垄铲地、割麦、割大豆。休息天又是女的跑来男宿舍搜罗脏衣服、臭袜子。这些兄弟姐妹不少从名字上就能猜出，比如，“李本山”和“李本河”是兄弟，“赵爱芬”和“赵爱芳”是姐妹。有的则不是这么简单。

中国人有按辈分给孩子起名字的习俗。有知青哥俩，他俩的名字也是按辈分起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的单名都是单人旁的，这很让我长了知识，也颠覆了我的按辈分起名字必定是相同的字的印象：原来按辈分起名字还可以这么起！

我们这一代人兄弟姐妹都比较多，父母给起名字的时候往往是按照一句寓意吉祥的话或者成语挨着起，比如，四个孩子的名字最后一个字分别叫勤、俭、建、国、如、意、吉、祥，等等。